

方面全美排名第一的密西西比大学物理系讲学。其中关于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悲剧性爆炸所产生次声波的检测结果（为全球仅有的珍贵资料）特别引起听众兴趣。另一次是2000年，《声学漫谈》台湾版的策划人、台湾大学理论物理中心陈义裕教授邀请我赴台讲学，除台大外，新竹清华、东吴大学、“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央大学等单位在见到海报后都纷纷提出邀请，我也依次在各处作了讲演。这也充分体现台湾学界对大陆学界的关注，令我为能在退休10年后对两岸学术交流略尽绵力而深感欣慰。

2006年，经过慎密考虑，素以要求严格著称的导师马大猷院士正式提名我为“何梁何利奖”候选人，虽后来以提出太晚、政策有变而未能入选，但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的成绩。就在本文脱稿之际，马大猷院士在长期卧病后于2012年7月17日晨以97岁高龄去世，从而本文可视为对这位大师的一种纪念。

我班在今年4月29日校庆日时举行毕业60周年聚会，那天实际到会同学17人，其中3位是从外地赶来的。开会前依照我的动议为去世同学默哀三分钟。据回忆，我班于1948年入学时大约是50位同学，主要是当年考入的，另外有少数是从先修班上来的或者上一班留下来的，以及后来插班进来的。1950年，有相当数量同学转到工学院各系，毕业时共38位同学，迄今已有8位作古。同学们相聚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无所不谈；但比谈话内容更重要的是相聚本身！

在此耄耋之年回顾自己的一生，真是感慨万分，太多的往事实在不堪回首！60年来的变迁让我懂得：世道远非我毕业之初所设想的那么单纯、公正，人生道路也绝不是那么平坦、顺畅；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信心，对任何困难都不能低头；在逆境中更要竭尽全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作出些贡献，而不致完全虚度此生。

## 深感清华雨露情

○曾俊伟（1952经济）

岁月易逝，时节如流。我从清华毕业到现在，倏忽将到60周年了，60年恰是一个甲子。在历史长河中甲子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占了大部或整个时间。在此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愿意将自己六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感受诉诸笔端，谨请学长与后来的清华学人指正和鉴戒。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反思，但愿能起到“温

故知新”的作用。

### 魂牵梦萦清华园 终于实现夙愿

我高中是在抗战时的国立二中上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扬州中学，抗日战争时学校迁到我的家乡四川省合川县。当时的扬州中学，是全国名校，所以我们本地人要考进去很不容易。二中的特点是：老师

## □ 值年园地

管教不严，学生崇尚自由，但学习比较自觉。当时二中的学生十分仰慕北大、清华两个“民主堡垒”，很多同学更钟情于清华，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当年我少年气盛，有些缺乏自知之明，考大学时只报考了一所学校清华大学。不料第一年考试就名落孙山。尽管我非常失望，但并不灰心，于是我去重庆大学先修班进修了一年。第二年报考大学时，我就感到有些心虚，再不敢孤注一掷地只考清华了。除清华外，我还报了重庆大学。这次很幸运，两个大学都录取了，而且还考了重庆大学外文系第一名，可以得到一笔奖学金，可说是双喜临门。可是这个“双喜”却使我十分为难：如上重大，不仅经济条件很好，而且不用远走他乡，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老家读完大学；但如上清华则不然，当时北平的物价要比重庆高10倍以上，单是上学的一大笔路费就很难筹措，况且时局动荡，未来的艰苦日

子更是难以预料，但是我仍不愿改变上清华的决心。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做出了平生第一个重大抉择：放弃重大奖学金，北上进清华！在亲友的关怀和资助下，我终于凑足了路费。我孤身一人，离开重庆，取道上海，乘海轮经天津去到北平。十分兴奋地跨进了我向往已久、魂牵梦萦的清华园。

### 荣登学术殿堂 进门真不容易

初进清华园，真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我们什么都感到新奇。中西合璧的华丽建筑，各种完善的教学设施，优美绮丽的校园风光，特别是这里有一批博学多才、闻名中外的学术大师。当时我内心暗喜：我能跻身在清华这个学术殿堂，领受这些名师学者的教导，真是莫大的幸运。

可是我也感觉到，要进入清华这个学术殿堂真是不容易！到清华不久，在我们系新生初次见面会上，每个人照例作了

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在自我介绍中特别说明，我第一次考清华没考上，是第二年再次报考才被录取的，几个同学便搭话说：

“我也是第二次才考上的。”坐在旁边的一同学最后开口说：“你们考了两次算什么？我考了三次才考上哩！”然后他便叙述了他“三考清华”的经历：第一次考清华是在广州考



与清华同学合影，左起：曾庆生、汤纪敏、唐绍明、张伯昭、曾俊伟、黎东群

区报考的，住在他舅舅家里。他舅舅卢华焕（西南联大注册处职员）就是清华大学广州区招生办公室的主任。他舅舅只管他吃住，从不与他谈招生、考试问题，也不问他的学习情况，结果没有考上。第二年他又在北平报考了清华，还是没有考上。第三年，经过在清华先修班苦读一年后，才如愿以偿地考进了清华。他就是曾任中宣部教育局局长、后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的唐绍明学长。绍明学长的叔曾祖父唐国安，是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叔祖父唐孟伦是清华学堂庶务长，他的父亲唐贯方、姐姐唐绍贞都是清华或西南联大图书馆馆员，可谓是世代清华人了，尽管有这样的关系，可他一点也没沾到光。这说明清华录取学生是何等严格、公正，这才保证了在校学生的水平和素质，从而为造就优秀人才创造了条件。

### 赞赏通识教育

清华对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教育、培训十分重视，学校专门设立了一个“大一部”。我进清华时“大一部”主任是经济系的戴世光教授，他每周都要安排有关教授在大礼堂向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作报告，介绍清华情况和优良传统，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光旦教授（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的报告，他十分真诚、热情地鼓励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要充分利用清华图书馆的优越条件，多多读书，积累知识；特别要求



百年校庆时参加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奠基典礼后，曾俊伟学长（右）与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合影

我们提高阅读外文书籍的速度和能力。潘老师说，清华是实行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指的是人生，“专”指的是事业。做人的“通”和作事的“专”，应以通为主，通专结合。他号召我们，学习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努力使自己成为通晓古今中外、知识渊博的学人。潘老师这一番话，使我十分振奋，不但印象深刻，而且影响很大。

我虽是念经济系，说老实话，我对经济并不很感兴趣，因此也不肯下功夫去深入钻研。相反的，我却选修了不少外文系、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当时的教务长周培源教授发现我选课太多，门类太杂，遂把我叫去“训斥”一通，说我“好高骛远，贪多不精”，令我退选好几门外系的课程，我只得遵命。课程虽然退选，但我还是照样去上课，就是拿不到学分。

### 走向社会 接触实际

1952年秋，我从清华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我这个典型的“三门干部”，这算是跨进了第三个

## □ 值年园地

门槛——机关门。在贸促会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没有更换过单位。四十多年中，我先后从事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先干出国展览** 起初我在贸促会研究室整理有关联合国的材料，是为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做准备。不久，被借调到出国展览部参加筹备去苏联的展览。当时正是“牢不可破”时代，去苏联展览被视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批示、决策。比如对我们草拟的出国展览方案，周总理就亲自作了这样的批示（大意）：军事不要，政治少要，以实物为主，结合图片图表和文字说明，宣传新中国三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一精辟的批示，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出国展览的指导方针。

1953年夏，我国第一次在苏联的莫斯科举办大型展览，我是展览团成员之一，亲自感受到了展览会的盛况。当时苏联以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参观了展览会，对新中国在短短三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加赞扬。展览会后，我又转去东德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回国后，组织上决定我继续留在出国展览部工作，直到“文革”下放五七干校。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生手，很快熟悉了业务，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草拟方案计划，撰写对外宣传文稿。在国外展览期间，主要是参与对外谈判、接见新闻记者等宣传联络工作。其间也做一些组织领导工作，如担任1979年在约旦王国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秘

书长，1983年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国际博览会中国馆馆长等。

**再搞对外宣传** “文革”中去干校待了三年多，回到机关后，领导上分配给我搞对外宣传工作，但不是文字宣传，而是口头宣传。就是和外宾座谈，向他们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央各部门尚无“发言人”制度，国务院外办决定，凡是对民间外宾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宣传工作，归口由贸促会负责，这项具体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宣传的对象不只是贸促会的外宾，还有工会、青年团、妇联、对外友协以及旅游部门等群众团体的外宾，包括一些上层人物，如学者、教授、退职的阁僚、议员等。

根据我的工作任务，1978年、1979年我曾以贸促会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当时的外贸部分别与联合国贸发会、亚太经社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经贸座谈会，并在会上介绍了贸促会的职能与业务活动。

**改行从事法律** 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加快我国法制建设，大力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当时贸促会主管法律事务的副会长任建新同志决定调我去贸促会法律顾问处工作。考虑到我法律背景不够，遂派我于1983—1984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工作。1984年夏回国后，我即受命筹建中国环球律师事务所，该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从事涉外经济贸易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我是环球所的第一任主任。

我在环球律师事务所任职的三年中，为中外大企业和政府机关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参与仲裁、代理诉讼、调解争议、

谈判协商、草拟法律文件等。我直接主持和参与的大项目有：作为冶金工业公司的法律顾问参与同澳大利亚CRA矿业公司商谈在西澳合作开发铁矿事宜，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外开发资源的重大项目，后来建立了中澳合作经营企业，为我国宝钢、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提供了矿砂原料。作为中国航空技进出口公司的法律顾问，参与同德国MBB飞机公司商谈合作研制支线飞机的合同；与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作参与中国银行为大亚湾核电站从法国、英国取得40亿美元出口信贷的各项法律事务，等等。此外还应聘为司法部高级律师培训班讲授美国出口管制和反倾销法等。

1985年12月，我率领环球律事务所法律小组应邀访问了新加坡，在200多人的工商法律界人士的大会上，我作了《中国经济形势投资环境》的主题演讲。因当时中新尚未建交，当地人对中国情况了解甚少，所以我们的讲话，很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很大兴趣。

1987年，我国改革开放已逐步深入，香港回归已提上日程，当时的司法部部长邹瑜、贸促会会长贾石两位领导考虑到，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我国如何在香港地区开展司法工作和律师业务问题，应预为谋措。于是两位领导签署了一个协议，决定合作在香港成立“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司法部门对外的一个“窗口”，为将来大陆在香港特区开展法律业务创造条件，为中国律师走向世界开路搭桥。合作协议规定，公司的总理由司法部委派，副总经理由贸促会委派。我就是贸促会派去该公司的董事兼副总经理。由于司法部委派的总经理经常

在北京主持其他工作，所以香港公司实际上是我主持日常工作。

在香港的五年中，我们处理的法律事务和案件包括：为香港廉政公署对涉及大陆的案件提供有关中国法律问题的咨询；作为香港中旅集团法律顾问参与同美国方面商谈在奥伦多(迪斯尼游乐园附近)修建“锦绣中华”游乐园项目等。

我在香港时还主持参与了两项重要法律事务：第一，改革了出征认证体制，规范了香港居民办理受内地承认的公证文件的法律程序，促进了两地经贸民商关系的发展。第二，受理了一件跨越五六十年、三代人向日本索赔的海事大案：1936年香港中威公司的两艘轮船租给日本大同海事株式会社，中日战争爆发后被日本海军劫持，用作运输战略物资。抗战胜利后，中威公司第一代船主多次亲赴日本有关方面交涉，要求归还两条轮船，日方百般推脱，未获结果。第二代船主根据父亲的遗愿，继续向日方索赔，并委托日本律师在东京起诉，结果失败。我们香港法律公司是接受第三代船主的委托，接办此案。考虑到此案历时很久，情况复杂，涉及面广，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包括国内许多民商、知名海事法律专家、学者的庞大律师团来办理此案。任继圣同志任团长，我任秘书长。已故的王铁崖老学长和柳谷书董事长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们均被聘请为律师团的顾问。律师团的专家们认真研究了案件的档案材料后，作了充分准备，于1988年12月在上海法院起诉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大同株式会社为其前身)，要求赔偿两条轮船。随后近十年中，曾五次开庭审理，中日双方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

## □ 值年园地

烈辩论，最后日方败诉。法院判决日方向中方当事人支付两条轮船的赔偿金29亿多日元。日方不服，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上海高院最终裁决维持原判。现在本案正在执行中。

在香港的几年中，除了开展法律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应邀参加一些社会及学术活动。1990—1992年，我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从香港去澳洲讲学，讲授中国经济法。

离开清华园走上工作岗位以来，不管干什么，我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完成任务；无论到了什么陌生环境，我都能很快适应新的情况，把承担的工作做好。这些无形力量和智慧的泉源，都是来自清华的熏陶和培养，和“通才教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我深深感谢在清华的几年中，母校对我的春风化雨之情、良师育人之恩。

2012年3月10日于北京天兆家园

## 我的“铸造”情结

○李传棻（1952机械）

我1927年出生于江西庐山脚下，1938年故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好外出逃难。因此，一个小小的孩子经历了9年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涯，“三日不知饭味”于我绝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抗战胜利以后，我居然有幸上了大学，1952年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在清华我学的是汽车设计，到了工作单位以后，领导找我谈话，说铸造车间很需要技术人员，要分配我去搞铸造。我汽车学得就不怎么样，对铸造更是一无所知，但那时热情很高，也不知天高地厚，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到车间一看，我心里就凉了半截，那时的铸造车间条件之差，现在搞铸造的人恐怕都难以想象。生

产设备十分原始，主要靠手工作业，工人身上黑不溜秋，操作单调而艰辛。唉，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虽没有出人头地的非分之想，没料到竟混了份这样的差事。不由得想起孔子所说的“吾少也贱，



2012年校庆期间，李传棻学长（前右2）与同学返校在生字厅门前合影